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東北書店 印行

中國革命
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著

東北書店印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48.12.再版

著 者 毛 澤 東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哈 爾 濱 道 裏 地 段 街 五 十 一 號

分 店 瀋 陽 長 春 齊 齊 哈 爾 吉 林 牡 丹 江 承 德

佳 木 斯 安 東 鞍 山 四 平 北 安 熱 東

哈。10001—20000

目 錄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一——三
一、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一
二、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五
三、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六
四、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九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	一四——一六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一七——二二
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一七
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一八
三、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二一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	二二二——二二七
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	二二三
第五章 戰略防禦·····	二二八——二七〇
一、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	二二八
二、反圍剿的準備·····	三三一
三、戰略退却·····	三四四
四、戰略反攻·····	三四六
五、反攻開始問題·····	四四八
六、集中兵力問題·····	四八八
七、運動戰·····	六二二
八、速決戰·····	六六六
九、殲滅戰·····	六九九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

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爲當時紅軍大學的教本而寫的，目的在總結內戰的經驗。只完成五章，尙有戰略進攻，戰略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工夫再寫了。四年來只有油印本，茲應軍政雜誌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黨內同志們參考。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著者識。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他的性質，他與以外事情的關係，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戰爭——從有階級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之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不懂得他的情形，他的性質，他同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的戰爭情形與性質之外，有他特殊的情形與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與性質，不懂得他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他的特殊情形與特殊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與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有一種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中國政府或軍事學校頒佈的那些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照抄來用，絲毫不變更其形式與內容，就一定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來的東西，爲什麼要不得？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及其頒佈的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與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與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蘇聯是革命戰爭，我們也是革命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爲什麼還有取捨的餘地？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蘇聯的經驗，而且應該比較歷史上的及別國的東西，還要更加尊重些，因爲他們的是最近代革命戰爭的經驗。但尤其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爲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他，具體的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與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不能刻板抄用，因爲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與性質的差別。從時間條件說，戰爭與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不能呆板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與反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互相移用。從地域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與民族上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與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

還不止此。一個人指揮戰爭，小兵團的指揮與大兵團的指揮是不相同的，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後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於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一個地方與許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會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戰，後來在許多地方也會作戰，這對於他又是進步了發展了。因敵我雙方技術、組織、戰術、戰略的發展，一個戰爭中各階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階段會指揮的，到了高級階段也會指揮，這對於他更是進步與發展了。停頓於某一、二、三兵團、一定地方、一定階段，這叫做沒有進步與沒有發展。有一種人，抱着一技之長與一孔之見，再也沒有進步，這對革命雖則在一地一時有些作用，但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二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他消滅的，而且就在最近的將來會要把他消滅的。但是消滅他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類，我們是擁護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的。神聖的戰爭，僅僅屬於革命戰爭一方面，我們是擁護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神聖的階級革命戰爭的。人類的生活是由三個大時代組成——人類和平生活時代，——人類戰爭生活時代，與再一個人類和平生活時代。我們現在是處在第二個與第三個時代的交點，人類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做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最後一次戰爭。我們的戰爭是最後的一次，但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與最殘酷的一次。最大與最殘酷的反革命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起革命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到毀滅。人類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大多數與中國大多數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神聖戰爭，是正義戰，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出於毀滅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樑，是把全地球翻成新世界的燈塔。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

三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世界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是戰爭的一全局，一獨立的游擊區，一獨立的蘇區，或一大的獨立作戰方面，也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與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與戰術學的任務。

向着戰役指揮員及戰術指揮員要求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爲必要呢？在於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在於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說戰略勝利決定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我們曾經給他批駁了。因爲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主要與首先的問題，在對於全局與各階段之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來決定。如果全局與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着，而不是某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着。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性而獨立，全局是由他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某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因爲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某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爲這些失敗不是有決定意義

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裏說的多數戰役與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與『許多敗仗』都是局部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與『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全局關照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與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與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與最吃力的時節。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說到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不但戰略與戰役的關係如此，戰役與戰術的關係也是如此。師的動作與團營動作的關係，連的動作與排班動作的關係，就是實例。任何一級首長，他的注意重心，應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以其他的問題或動作放在自己注意的第一位。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與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與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在給養豐富的地方注意力放在不要吃得太飽上面，給養不足的地方却在於注意不使餓肚。在白區，可以因為僅僅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在蘇區，則走漏消息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戰役，高級指揮員

有親自參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與規定教育方針。一個民衆大會，主要應注意動員到會與提出口號的恰當。如此等等。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於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關節。

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思想得到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戰役戰術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級的東西。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係，照顧各個戰役之間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性的）某些部份，照顧全般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後方之間的關係，照顧消耗與補充，作戰與休息，集中與分散，攻擊與防禦，前進與後退，隱蔽與暴露，主攻方面與助攻方面，突擊方面與箝制方面，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持久戰與速決戰，陣地戰與運動戰，本軍與友軍，這些兵種與那些兵種，上級與下級，幹部與兵員，老兵與新兵，高級幹部與低級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蘇區與白區，老蘇區與新蘇區，中心區與邊區，熱天與冷天，勝仗與敗仗，大兵團與小兵團，正規軍與游擊隊，消滅敵人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與鞏固紅軍，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軍事任務與政治任務，過去的任務與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與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與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綫與非固定戰綫，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與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與聯系，都是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練習純熟，都可以指揮如意的。這就是說，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與必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這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也就是研究

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任務。

四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爲什麼組織紅軍？在於使用他戰勝敵人。爲什麼學習戰爭規律，在於使用這些規律於戰爭。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儘管很多人講得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却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同我們的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

那末，關鍵在那裏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沒有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地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要達到這一點，有一種法子是要學的，這就是學與用的方法，學的時候使用這種方法，用的時候也使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佈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有「按照情況活用原則」的指示，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一種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一種是當着指揮員主觀地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與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我們怎樣去處置。

爲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戰爭或戰鬥的部署與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與

客觀的實在情況之間不相融洽，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會辦與比較不會辦之分罷了。事要求比較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多打勝仗，反面的說，要求比較少打敗仗。這裏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融洽起來。

舉戰術的例子來說。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裏正是敵人的薄弱部，突擊因而成功，這叫做主觀與客觀相融洽，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斷、與決心，同敵人及其配置實在情形相融洽。如果攻擊點選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敵人的釘子上，就叫做不相融洽。攻擊時機的適當，預備隊使用的不遲不早，以及各種戰鬥處方與戰鬥動作都利於我不利於敵，便是數個戰鬥中主觀指揮與客觀情況相通相融洽。相通相融洽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雙方是集團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原故，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份相一致，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並對各種偵察材料作聯貫起來的思索。這裏是敵方情況的各種表現，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着看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對於建設每個戰略戰役或戰鬥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設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所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

真知灼見的建議所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設於必要的偵察與周密的思索敵我情況及其互相關係之上的原故。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前，而且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又是一個過程，一個新的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發生重新檢查的問題。如果計劃與情況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份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有的，全部改變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個戰略行動，或一個戰役與戰鬥行動。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熟了自己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由他們構成的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其他戰爭環境（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有把握，比較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戰爭中，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的融洽不融洽問題。這一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與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真正能幹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僅僅善於在紙上談兵初出茅廬的角色能夠辦得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的總結。這些過去戰爭

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着重地學習他，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東西，創設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後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最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中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消滅的，幹革命，幹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與使用不容易，是說學的徹底，使用純熟。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

軍事的規律，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對於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與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把他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與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句話，是包括學習與使用兩個階段的意義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戰爭——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